

【窗下思潮】
□钟情

“比阅读更好的事,那就是重读。”博尔赫斯的这句箴言,我深信不疑。

卡尔维诺将重读的乐趣称为“活泼的快板”,他认为:“一本书令我们着迷的原因,是由许多无法估量的元素所组成的,当然即便今日我再翻开,就像我在曾经保持不同品位与期待的不同时期重读这本书,它蕴含的力量会立刻将我攥住,也就是活泼的快板。”他还说:“在成熟时期重读这本书,就会重新发现那些现已构成我们内部机制的一部分的恒定事物,尽管我们已回忆不起它们从哪里来”,因为“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永不会耗尽它要向读者说的一切东西的书。”重读,是靠近语言的内核,每一次的进入都是全新的勘探,在文字的褶皱与思想的深处撷取精神的钙质,有利于吸收与消化。

美国著名作家苏珊·桑塔格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:“我必须重读,阅读往往先于写作,很难想象毋须重读的写作。”她用个人经历告诉读者,“有些书是必要的,当你读它们的时候,你知道你还会重读,也许不止重读一次,还有比这样一种意识更伟大的特权吗?也即意识到被文学拓展、充满、指引。”

捧起已经读过或是读过多次的书籍,泛着光阴的味道,沾着温暖的手泽,再次走进,细细品味;伴随岁月的打磨与阅历的沉淀,有些新的体悟自然而然地生发出来,在心头冲撞出一片蔚蓝与明朗,使人顿悟出很多道理,走向成熟与豁达。这个过程,是极其美妙的,也是无比满足的——如果说初读或粗读是确立你自己,那么重读就是“认识你自己”,成就智慧而坚强的人生。

重读,是心灵的叩问。第一次读史铁生的《病隙碎笔》《我与地坛》,我正处于病中,被病痛蹂躏,整个世界都变得黯淡无光,对此,有种惺惺相惜的感觉,“生病的经验就是一步步懂得满足”,“命运并不受贿,唯信心者能逆风而行”,等等。后来,我从病痛与黑暗中慢慢走出来,踏上文学创作的道路。一次,我去某大学做演讲,临走时一男生塞给我一沓信纸,是他手抄的周国平先生的《智慧和信仰——读史铁生〈病隙碎笔〉》。我大为感动,回来后找出史铁生的书,认真重读,初读获得精神安慰,再读丰润浮躁心灵,也是生命的叩问,他的“写作之夜”,他的“扶轮问路”,都是勇敢直面人生困境,包括精神困境,即一个人的孤独、欲望带来的痛苦,和对死亡的恐惧。而残疾、病痛都是让他从目的转向过程,“生命的意义就在于你能创造这过程的美好与精彩,生命的价值就在于你能够镇静而又激动地欣赏着过程的美丽与悲壮。”过程,决定着生命的厚度,跌宕着人世的悲欢,如泰戈尔的诗句“天空没有鸟的痕迹,但我已飞过。”

【岁月留痕】
□王舒淇

爷爷的长相是很平凡的,跟浓眉大眼的奶奶站在一起,甚至有些丑陋。他那黝黑黝黑的皮肤也容易给人留下勤劳的印象。

爷爷总是起得很早。在爷爷看来,起得早些,干活有力气。他甚至将早起和有出息联系在一起,以至于妹妹如果起晚了,就会被爷爷粗暴地拽起来。每每这时,妹妹会吓得低下头。爷爷瞪着双眼,看着小心洗脸的妹妹,眼睛像牛眼一样,额头上有了青筋,样子像极了庙里的天王。奶奶吓得大气都不敢喘,走到床边,轻轻摇醒还在熟睡的我。

爷爷不发脾气的时候,就开着他那坐垫都破烂不堪的拖拉机,“突突突”地喷着黑烟,拉着我和妹妹进城去,大包小包的买回家。到家后,爷爷便在院子里支起一口大锅,鸡肉、土豆、白菜一股脑倒进锅里,不一会儿,香味就拱进我和妹妹的鼻腔。

爷爷喝醉酒的样子最不讨人喜欢。奶奶讨厌爷爷喝酒,怕引发脑血栓,

重读的乐趣



重读,是人性的掘进。记得以色列作家阿摩司·奥兹袒露过,在他绝望的时候,是舍伍德·安德森使他睁开了眼睛,即《小城畸人》。“我猛然意识到,写作的世界并非依赖米兰或伦敦,而是始终围绕着正在写作的那只手旋转,这只手就在你写作的地方:你身在哪里,哪里就是世界中心。”看到这些后,引发了我的共鸣,便重读了《小城畸人》,读出了从未有过的尊严与悲悯,确切地说是隐匿在内心深处又如影相随的孤独感、被忽略感与价值认同,从这些形形色色的小人物身上,窥见芸芸众生的精神困惑与心灵迷障。由此推之,我从图书馆捧回卡夫卡的《变形记》《城堡》,契诃夫的《变色龙》《套中人》,莫泊桑的《羊脂球》,还有威廉·戈尔丁的《蝇王》,艾特玛托夫的《白轮船》,这些书籍过去都读过,但是,重读起来依然耳目一新,或讽刺,或映射,或隐喻,于文字构筑的世界中看到人性的光芒,继而认识到社会的面目与真实的人生,拥有通透的理解。

重读,还是精神的洗礼。精神的洗礼,体现在海量的阅读中,尤其是那些经过时间冲刷的古书,《诗经》《楚辞》《陶庵梦忆》《西湖寻梦》等等,散发着历史的光泽,迤邐出古典的心跳。其中,《红楼梦》,是我每年必重读的书籍,每次重温都会拥有“珍贵噬人的愉悦”,像诗人艾米莉·狄金森的感受,“当你乞求它不要离开/古书却一直摇着它们羊皮纸做的脑袋。”从上中学时的囫圇吞枣,到后来的渐渐入迷,再到今日的精读。

以第七回的“冷香丸”为例,宝钗生病,管家来访问起,她道出“海上仙方”冷香丸的来历,大生兴趣。此药方材料为“春天开的白牡丹花蕊十二两,夏天开的白荷花蕊十二两,秋天的白芙蓉花蕊十二两,冬天的白梅花蕊十二两”,要想收齐雨露霜雪,着实不易,“倘或雨水这日不下雨,可又怎么着呢”;花蕊入药皆是凉性,用一个词说便是“冷艳”,隐喻着宝钗的性格,雨露霜雪,春夏秋冬,也映射出家族兴衰、人物荣辱,契合大主题。近日,重读这段,我有了新的体

悟:冷香丸是为宝钗的“私人药方”,专治热毒,其实这何尝不是治疗芸芸众生“热症”的药方?所谓“热症”,不过是金钱、食欲、名利等“身外之物”。由此读出了曹雪芹先生的悲悯情怀与人性关怀。

鲁迅先生说过:“悲凉之雾,遍被华林。”繁华背后,几多沧桑,元春省亲那一段,看得我十分心痛。元春代表春天,也象征着整个贾家的盛衰,而“大观园”的设置,最初只觉得看个热闹,伴随年龄的增长,我愈发懂得这是心灵花园,为里面的人物提供一个尽情歌哭的承载空间,用蒋勋先生的话说,“一个私密自我的青春王国”,所以它不是随便能复建出来的,但它的生命力永存。唯有在不同的生命阶段一次次重读,才会获得启示与勇气,直面生活的琐细与生命的虚无。

重读,使我最受益的一点是学会独处,独立思考。不仅对文学创作与学习深造大有裨益,最重要的是陶冶心性,培养淡泊的态度。我在重读原著的过程中,读出生命的滋味,读出世间的悲欢,读出灵魂的温度。当阅读成为我的生活方式,当重读成为我的生活态度,在遇到挫败、遭遇困境时,将拥有足够的定力与坚韧的精神从容应对,凡事向内求索,不再作茧自缚。以读木心为例,看过《哥伦比亚的倒影》《我纷纷的情欲》,又读了《文学回忆录》,置于床头,睡前重温,爱不释手。然而,一年,两年,反复重读,我慢慢走进木心的内心世界,真正理解他传授的经验,“我三四十岁,五十岁,都读过伍尔芙,六十多岁时,看懂了。我今天讲的,你们可以在六十几岁时读。”他的一生,都在重读,“有时,人生真不如一句陶渊明”,而我,也在重读,在重读木心的经历中,我联想到从苦难到辉煌的伟大境界;从汉语的传承到文学的坚守,从善美的追求到人性的勘探。

每重读一次,书就变化一次,而我们自己也与从前有所不同,这就是重读的乐趣,亦是重读的魅力:最忆书香沁心房,细数流年梦沧桑;重读生活乐趣多,人生赶路不慌张。

忆爷爷

可他总是不听劝,去别人家喝完酒,一步一晃地回到家,把门踹得震天响,进门来又开始谈天阔地,手摆来摆去,说到高兴处眼睛眯成一条缝,咧开嘴憨厚地笑,然后扑倒在床上,呼噜声吵得别人难以入睡。每次奶奶都会数落爷爷,絮絮叨叨个不停。爷爷总是温顺地低下头,一言不发,时不时点下头,表示对奶奶责备的赞同。奶奶走后,爷爷便会看向我,“你奶奶还是很心疼我的”。笑得天真,像个孩子。

那天爷爷又去喝酒了。爷爷这次敲门声出奇地小,奶奶穿上薄衫,一边抱怨一边向外走,爷爷摇摇晃晃地走进门,腮红得好像瓷娃娃,身上全是土,脸上的皱纹里也浸满了土,看着奶奶,“终于到家了”。爷爷扑通一声倒在地上,妹妹被突如其来的响声吓醒,躲在我的身后,抱着我。奶奶抖着手打电话。我坐在床上,看着爷爷躺在地上一动不动,眼睛紧闭着。救护车的红光和蓝光在漆黑的夜里显得格外突兀。

扫描二维码
关注壹点文学

扫描二维码,可以查看青未了文学网、青未了文学“壹点号”的投稿方式,查看优秀专栏作者的往期作品,还可以参与作品评论和写作交流。



【大地风情】

垂杨风影

□张期鹏

一个地方,倘能让人记住,一定有它的特殊之处。或风景,或人物,或永难湮灭的遗迹,或流传久远的故事……这些,都会构成许许多多非同一般的传奇。

垂杨,便是这样一个地方。但在陌生人眼里,它又实在太普通不过了:一个小村,百多户人家,都是平凡的民居和平常的街巷。它就那么静静地居于莱芜北部新城的一隅,好像村东河边随处生长的垂柳一样,默默地面对大地长空,悄然迎接着一年四季。

如若时光倒流两千多年,我们穿越无数的历史烟云,深情回望中华大地上那个诞生了诸多思想巨人和伟大思想的时代,就会慢慢感觉到这个地方的神奇和不凡。这是孔子曾经到过的地方。我们甚至可以说,这里,是孔子当年求学问礼的生动课堂。

史载,春秋时期吴国公子季札出使齐国,回国途中其长子病死。因路途遥远难以归葬,只好沿途择地葬之。当时尚且年轻的孔丘听说后,即不辞辛苦跋涉数百里前来观看,学习吴国葬礼,并且留下了“延陵季子之于礼也,其合矣乎”的感叹。只可惜,这段夫子重礼践学的佳话,因岁月漫漫,遗迹不存,后人只能怅惘空怀了。直到明代隆庆四年(1570),江西临川人傅国璧任莱芜县令,深为孔子观礼之事湮没无考可惜,于是费心搜集古籍旧志记载,四处请教有学问有研究的长者,最终查明当年孔子观礼之处即在垂杨一带。为彰明先贤圣迹,续延莱芜文脉,他又在此地构房筑屋,建成了莱芜历史上著名的“垂杨书院”(亦称“观礼书院”)。同时,竖“孔子观礼处”碑、作《观礼书院记》以为纪念。

傅国璧在《观礼书院记》中说,书院建成之后,远近学子纷纷前来,“争欲从观礼处诵习圣贤之书,以助化成天下之志”,可谓学风文气盛极一时。如今,四百四十多年时光倏忽而过,那方历尽风雨剥蚀和某些时代文化戕害的石碑仍在,让这个不起眼的小村古韵悠悠,文风徐徐。它让人们回首历史,神往先贤;让人们似乎看到了灵魂的源头,思想的来处。它像细细抚过柳枝的轻风一样,从远古吹来,向未来拂去,岁岁年年,生生不息。

据说,“孔子观礼处”碑的对面,就是当年“垂杨书院”的旧址。虽然原有的建筑几经岁月轮回,早已风流不再,但站在遗址门前,思绪依然牵扯不住地往前,往前、再往前延伸,耳边仿佛回旋起古老悠远的弦歌之声,空气中也缭绕着似浓似淡、若有若无的书香、纸香和墨香。这一切与垂杨的风影交织,融合在一起,浸润了莱芜的山川草木,让这方土地慢慢变得宽厚、博大、深邃起来了。

于是,在这垂杨风影之中,我看到了明清两朝从莱芜大地上走出的近三十位进士的身影。他们或政绩卓著,或文采斐然,或为国捐躯,或执教乡里,成为莱芜数百年间的光荣和骄傲。历史的神奇之处还在于,在“垂杨书院”建成之前,莱芜进士仅有一人而已。

于是,在这垂杨风影之中,我看到了堪称“莱芜现代三贤”的著名散文家吴伯箫、著名历史学家王毓铨、著名诗人吕剑的身影。他们都用自己的出众才华,让莱芜文化的灿烂火花在中华文化的天空中一次次绽放,让莱芜不“芜”成为现实,让每一个莱芜人都充满了文化的信心和底气。在这垂杨风影之中,我更看到了新时代的莱芜学子,正源源不断地走出莱芜,走向全国,走向世界,成为各行各业的骄子、栋梁,让莱芜的文脉长续,并且不断为这个世界奉献精彩和神奇。文脉千年,就像插入泥土的柳枝一样,扎根于大地,不断地分生,旺盛地生长。

垂杨小村,就那么静静地坐落在那里,“孔子观礼处”石碑,就那么静静地矗立在那里。但这方土地上的杨柳,似乎总有那么一点不同寻常的风姿。